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军人女人女人

西] 若瑟·亚马多

陈凤吾 译

45

120303

1777.45
1072

军人 女人 女人

〔巴西〕若瑟·亚马多
陈 风 吾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RIO DE JANEIRO: RECORD [1979]

根据里约热内卢列阔特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军人·女人·文人

〔巴西〕若瑟·亚马多 著

陈凤吾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2 插页 158 千字

1989 年 12 月第 1 版 198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7-5059-1094-9/I·801 定价：3.70 元

这部小说叙述的是两位年迈的文人、学者、自由派人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何与纳粹、独裁和暴政斗争的故事。任何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组织、学术团体、阶级、阶层、达官显贵和历史事件雷同之处，都将是纯粹的巧合。这篇故事完全是作者虚构和自身经历的产物。只有“新政”时期的独裁统治、治安法、镇压机器、狱满为患、刑讯室、愚民政策和纳粹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是一个风雨如磐、山穷水尽、令人绝望的年月。

作 者 的 话

《军人、女人、文人》这本书是在1964年政变之后出现的军事独裁时期写成的。它以此为背景，描写了巴西知识分子以勇敢和坚韧的精神所进行的反对1937年建立、一直持续到1945年的“新国家”独裁政权的斗争。

1954年，我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巴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这一“新国家”的斗争。那是一本充满着戏剧性、暴力、拷打、英雄气概和希望的书，展示了巴西在那些艰难岁月中的广阔的生活画面。小说名为《争取自由的地下人》。我在书中突出了我们的人民反抗压迫、渴望自由的坚强意志以及他们身受苦难却不屈服的本质。

从某种意义上讲，《军人、女人、文人》表现的是这场反抗与斗争的另一个侧面，它从知识阶层、文化问题、作家和艺术家反对法西斯，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在拉丁美洲的仆从的角度来反映对“新国家”、瓦加斯独裁政权和其法西斯宪法的斗争。关于这本书，我曾经写道：“它是点燃希望的书。”为了在比祸害巴西二十一年的军事独裁时期更为灾难深重的日子里点燃希望的书。它是一本斗争的书，一本充满戏剧性的书，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书，一本欢

乐的书。它的主人公并不因为是杰出人物而失去人情味。就象存在维持和照耀生命的力一样，生活中存在着诗，它支配着向明天的进军。

如果中国读者对书中反映的巴西问题——在黑暗的独裁政权下，围绕着压迫、斗争、和爱情发生在男男女女身上的故事感兴趣，我将十分高兴。我力求以这篇小小的故事来点燃希望的火花。

若瑟·亚马多

第一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巴黎的陷落，诗人
安东尼奥·布鲁诺猝然死去

未写出的十四行诗

1940年9月25日，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由于心脏病发作——这是短期内的第二次，猝然死去。那天，阳光灿烂、秋高气爽、温暖和煦。他想起很久以前也是这样一个明媚的早晨，金色的阳光透过天窗照进他在巴黎的书斋，洒在卧榻上一位裸体沉睡的女人身上，好象给她披上了一件玫瑰色透明的睡衣。那令人神魂颠倒的情景多么值得写一首十四行诗啊！诗没有写成，姑娘醒了，向他张开了双臂。

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拿出纸和笔，用漂亮的花体字在稿纸上端写下这首艳诗的题目“睡衣”。唉，多么痛苦的回忆，令人肝肠寸断的思念，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诗人连一句也没有写出，他用手捂住胸口，头慢慢垂到纸上，溘然长逝了。

巴西文学院就这样失去了一位终身院士，出现了一个空缺。

他的心脏病第一次发作恰在3个月之前，当时他从广播里听到了巴黎陷落的消息。

一场艰苦的流血的战斗

“一场战斗，对，一场恶斗！”事隔多年之后，阿夫拉钮·波特拉院士这样回忆着。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变得越来越果断了。每当谈起那些众说纷纭的事件时，他总是强调那场战争的世界性：我们全被卷入了，战场已没有地理和军事界线，任何武器都是有用的、合适的。微小的胜利也能燃起人们的希望。

这位妙语惊人、能言善辩、侃侃而谈的八十老翁对事件的意义和教益越来越有点言过其实。他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游击队战士、队长。怎么说呢，这倒也并非完全虚构。

他和精明强干的伊万特洛·努奈斯·桑托斯教授的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阿夫拉钮说，他的同伙桑托斯教授在行动的第二阶段表现得最为勇敢，毫不妥协。

“我已经满足了，认为已达到了预期目的。可伊万特洛不肯罢休。对他来说，要么不干，要干就非干到底不可。”

他忘不了再加上一句：他们击败了国际纳粹法西斯势力和国内反动派及暴政，这场战斗，不仅是艰苦卓绝的，而且是流血的。

历史的误会

一次简单的选举能称得上战斗吗？特别是局限在一个学术团体，人数极其有限——39名巴西文学院的终生院士。

我无意贬低巴西文学院选举一名新院士的影响和意义，因为它在新闻界和知识界都有反响。尽管巴西文学院具有不可否认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威望，但在1940年第二次大战那巨大的、可怕的历史性事件层出不穷的岁月里，它毕竟是个规模有限的事件。当时，所向披靡的德国国防军已经占领了法国。希特勒的空军正在对英伦三岛的城市和农村狂轰滥炸。在许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看来，民主国家的失败已无可挽回，全面崩溃的日子迫在眉睫。希特勒将宣告成立一个纳粹统治的千年帝国，我们都将是它的臣民。恐怖、绝望会铺天盖地而来。

千年，有多少代人要当奴隶啊！

德国飞机在伦敦上空遮天蔽日地连续轰炸。入侵的坦克象潮水一般占领了欧洲国家的大片领土。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再也听不到维也纳的华尔兹和奥地利帝国的名字。在布拉格古老的钟楼上飘扬着卐字旗。犹太人胸前的大卫之星变成了血花。鲜血与污泥，恐怖与丑恶，主人与奴隶，盖世太保，党卫军，冲锋队，集中营，毒气室，屈辱与死亡，恐惧与绝望……那真是虎狼横行、令人窒息的年月啊！

“新政”统治下的巴西，正处于战时状态。作为对轴心国节节胜利的反应，在国内实行了极其凶残野蛮的镇压。同纳粹德国的暧昧关系决定了政府的政策：对新闻实行全面检

查，毫无人身保障，任何权利和自由都不存在了，警察的权限到了荒谬的地步——为所欲为。监狱里、收容所里、警察局的地下室里挤满了政治犯。刑讯和拷打司空见惯。

就在李山特洛·勒伊特院士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诗人布鲁诺逝世的“喜讯”时，外号叫“预言家”的铁路工人埃利亚斯正被系着睾丸吊在特别警察总部的刑讯室里。作为“新政”支柱的这支突击队的大力士们希望两天前被捕的“预言家”能供出同伙的姓名和地址。令人惊奇的是，不久前在一张肮脏的油印传单上读到的几句诗，竟然使他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一言不发。而写下这些诗句的安东尼奥·布鲁诺却在沮丧和绝望的打击下死去了。

面对这不寒而慄的情景，除了一些老生常谈之外，怎么能认真看待这场简单的院士选举并赋予它别种意义呢？不错，投票人都是当今国内文化界的泰斗。终身院士、头衔、大礼服等等，使得巴西文学院每一席位的争夺都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有时竞争相当激烈。这一次，咄咄逼人的纳粹势力和孱弱的民主势力围绕这场选举进行了一次众寡悬殊的殊死较量。

阿夫拉钮·波特拉院士把它称之为战斗，并声称它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丝毫没有夸大其辞。伊万特洛·努奈斯·桑托斯是一位老作家，写过几篇关于巴西现实和巴西人的论文，以阐述透辟、思想深刻、立论大胆而为人称道。他是个极端尊重个人权益的人，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他对任何形式的发号施令和独断专横都深恶痛绝，以至不愿使用院士的大礼服，而宁可穿燕尾服出席重要集会。他年届七十，身材

高大瘦削，两手青筋暴露，浓眉大眼。燕尾服和他的平民意识倒也相宜。

英雄上校的素描

上校一开始翻阅校样，心中就顿感不快。他感到血直往头上冲，控制不住地发作起来。在此之前，会见的气氛虽然死气沉沉，但总算还没有撕破脸皮。“新政”独裁政权的保安头子和一个专事捣乱的记者、共产党嫌疑分子、可恶的犹太人的会面，也不可能希望有什么亲切，寒暄，彬彬有礼和笑脸相迎。

极端的愤怒使上校的脸都扭曲了。他两眼喷射着凶光，样子显得可怕而又让人捉摸不定。他向桌子对面吓呆了的瘦猴使劲挥着校样。不，应该说战壕的对面，因为上校的办公室就是战场。他声音嘶哑，大声狂叫道：

“无耻！你敢说这些东西不是共党的宣传！你把我当成什么，笨蛋吗？”他一拳打在桌子上，那无疑是一发炮弹或一枚手榴弹。

一般说来，上校的声音浑厚，讲话时抑扬顿挫，侃侃而谈，具有十足的长官派头。不管谈论在他看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或是与人论战，他的话都象鞭子一样抽在对方的脸上。语气和姿势都恰到好处，当然是那种领袖人物的风度。可现在，上校失去了自制。果敢、沉着、坚毅、干练、无畏的统帅形象消失了。坚韧不拔的、英雄的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顷刻之间变成了臭名昭彰的恶魔桑巴约·佩雷拉。

上校是个敢想敢干，经受过斗争考验的人（他总是纠正说：是经受过反对祖国的敌人的残酷斗争的考验），写过十来本颇受吹捧的书。他今年已五十岁了，但保养得相当好，皮肤是浅褐色的。当他大谈亚利安人的优越性时（“我们，亚利安人，将统治整个宇宙……”），记者沙米尔·林德曼虽然站的姿势很不舒服，但对这绝妙的议论并不感到吃惊和赞赏，反而大为不恭地想道：“这位天之骄子的蓝色血管里究竟流着多少黑人的血呢？从那有力的鹰钩鼻子和‘佩雷拉’这个姓中，难道还看不出他的犹太爷爷曾经受过宗教裁判所铁与火的锻炼而成为新教徒的痕迹吗？”

他的妻子达雅曾伏在他的脚边娇嗔地说：“沙米，你真坏。”

沙米尔尽管可以暗暗地污辱他，但对上校所谓亚利安人的纯种性是绝无讨论余地的。

明明是一个经过数代混血的巴西人，却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亚利安人。他写过厚厚的一本《为亚利安文明统治热带地区而奋斗——兼论巴西》的书，受到右翼报纸的赞扬。这本书目前被规定为官办中学“道德和公民教育”课的教材，一版再版，作者捞到了一大笔稿费。

有些女人把他捧为美男子，赞美他那宽阔的肩膀、稳健的步伐、光可鉴人的乌发和身着戎装时的勃勃英姿。乍一看，人们会把他当成某一位昙花一现的美国明星。他确实有点演员派头：善于表演，机智干练，脑瓜子灵活。在维护自己的信念时，他的声音、措辞和那明亮的目光，都显出某种做作的成份。

某些报刊在提到他的名字时，总要加上诸如勇敢、无

畏、大将风度这样醒目的、带有军人特征的形容词。一天下午，当时还是中校的桑巴约·佩雷拉率领几营特别警察和政治社会治安局的突击队，来到共和国首都里约热内卢的大街上，袭击并击败了一群吵吵嚷嚷、气势汹汹的煽动分子。这些家伙喊着口号，高举拳头，游行抗议“伊达马拉地”^①在慕尼黑条约公布和布拉格被占领之后，把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财产交给纳粹德国当局。这是颠覆势力的历史性失败，使得以后很长时间内再没有发生过群众示威的事。桑巴约中校从此威名大震。

此人不仅务实，而且务虚。他写过不少理论著作，借此在文学界赢得了各种头衔和称赞：“多产而活跃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出类拔萃的散文家”等等。他的文章为大国吹嘘宣传，痛斥民主国家的没落和腐败，谴责共产主义的凶残危险。

年青时他参加过“四十人协会”，是一名狂热的集权主义分子。当时，他写了不少文章。1937年的政变解散了政党，他立即放弃了集权主义，写文章说：“新政意味着集权主义思想和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政党这种结构完全成为多余。严格地说，甚至是虚伪的、挑衅性的。”

在1938年的未遂政变中，桑巴约·佩雷拉忠于政府，毫不迟疑地下令逮捕从前的同党。随后他又著书立说，建议用纯洁的集权原则和铁的纪律作为受到威胁的新政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因为在他看来，事实一再证明巴西人民缺乏把伟大的思想贯彻始终的能力，也不会识别英雄人物。一开头，他

^① 伊达马拉地：里约热内卢的一条街，原巴西外交部所在地，后遂成为外交部的代名词。

就对记者沙米尔。林德曼解释说：“脆弱，朝三暮四，不死不活，总之，这些毛病是混血造成的劣根性……。”他对混血深恶痛绝。

刚从军事学校出来的前中尉还写过几首浪漫诗，后来把它们收到一本薄薄的集子里。初出茅庐的诗人当时手中还没有权柄。批评家们不知道他的存在，也没把那本小册子放在眼里。老作家若奥·里贝洛对习作者向以宽大为怀著称，常常在自己主办的周刊夹缝里发表一点评论文学新人的小文章。甚至连他也说，这些诗“只不过是意境平庸的顺口溜而已”。几年之后，当桑巴约·佩雷拉放弃诗歌，转而写政治评论时，这位老批评家不无遗憾地说：“从前他扼杀的只是韵律和节奏，而现在他却用杂乱无章的胡说八道威胁国家和人民，威胁自由和未来。”

事实的确如此。上校有许多无条件的恭顺的崇拜者。当然，也有不少恶意中伤的人。这些家伙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都不能宽容，指责他是民主和人权的掘墓人，玷污了身上的军服，为反动警察效劳，是全国第五纵队的头子，指挥政治镇压，下令拘捕拷打，引进盖世太保专家的元凶，等等。他们说，他是希特勒在巴西的代理人。

上校对这些赞扬和攻击感到骄傲。新巴西的栋梁们——久经考验的爱国者对他备加赞扬，而污辱和恶意中伤他的人统是“自由派和共产党的恶棍”。

上峰命令

“这是上峰的命令，亲爱的，不在我，我爱莫能助。”

当新闻宣传局局长告诉他杂志的出版执照已被吊销并摊开双臂表示无能为力时，沙米尔·林德曼不肯罢休，决定亲自去见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命令是他签署的，一定要说服他收回成命。（沙米，真拿你没有办法，至死你都相信会出现奇迹。妻子达雅摇着栗色的卷发说。）

谈到上校，新闻宣传局局长说：“我们的戈培尔是头蠢驴。”又补充说：“一头嗜血的蠢驴，你要当心再次入狱。”沙米尔想起前年大搜捕时在政治警察局地下室度过的那些日子。当时，由于德军占领布拉格，几百人被捕。他和另外50名犯人被关在一个连20人也住不下的牢房里。没有卫生间，没有床，大家只好轮流睡在水泥地上，一天吃一顿令人作呕的饭。屋子里臭气熏天，因为厕所就是一只煤油筒。附近刑讯室里不时传来刺耳的惨叫声。这些不舒服的回忆并没有使他泄气。他是一家大报的时政记者，神通广大，一定会见到上校的。

“你要记住，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再把你从狱里弄出来可不容易……”新闻宣传局局长说。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在政治上具有两重性的局长。他在政府里占据着一个要害部门，但对英国和法国却表现出明显的同情，竭力保护象沙米尔·林德曼这样的麻烦人。林德曼是不定期出版的《展望》杂志的社长，这是在新闻宣传局登记的最后一家左倾的、但现在已被勒令停刊的杂志。

上校发动了一场全面战争并为艺术制定了标准

政治上的两面派证明新政并非铁板一块。并不是人人都

甘愿为纳粹法西斯和桑巴约·佩雷拉上校效劳。自由派的残余仍在啃噬着国家的机体。但是，全部由狂热的集权主义爱国分子、纯种亚利安人组成的新政府不久就会出现。最后胜利的辉煌日子已为期不远。到那时，将要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上校气宇轩昂地站在挂有欧洲地图的黑板前，宣布道：“我们将消灭一切敌人，一个不剩，毫不留情！”他用锥子一样锐利的目光盯着记者。“怜悯是弱者的感情，堕落的感情。”凶相毕露的上校在地图上移动着彩色图钉，一直插到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交界处。“我们以绝对的胜利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战争。整个欧洲已属于我们。元首以其天才的本领把卐字旗插到了比利牛斯山的山顶。在西班牙，我们有杰出的佛朗哥大元帅。在葡萄牙，我们有智者萨拉查博士，那真是一颗金子般的脑袋。”

会见第一阶段到此告一段落。《展望》杂志社的社长显得兴致勃勃。在研究校样之前——沙米尔保证都是些无害的材料，上校突然发起了一场全面的、闪电式的战争，试图证明任何对纳粹的抵抗都是徒劳的。尽管德国有强大的军队，铺天盖地的坦克、战斗机、轰炸机，成千上万的人被杀、被捕，劳动营、杀人场，卐字旗到处胜利飘扬，记者沙米尔对一项理想的解决方案仍然没有失去信心。在如此伟大的强者面前，一份小小的杂志能构成什么危险呢？它只不过刊登一些报导，谨慎的国际评论——比如美国的西进政策，诗歌，小说之类的东西。记者洗耳恭听，对上校的高谈阔论不予置评。兴致勃勃的上校转而预言将要发生的事件：“英国很快就会投降，之后，”他略略停顿一下，以便使自己的话显得

更有份量、绝对可靠。谁知道呢，也许这些话直接来自德国最高统帅部。

“之后，该轮到共产党俄国了。对我们的装甲部队来说，（请注意，他一直用的是“我们的”，口气极其自然。巴西难道不是第三帝国在南美的天然盟友吗？）至多一两个星期就能在俄罗斯的大草原上兜一圈。俄国将从世界上消失，共产主义将从地球上连根拔除！”

征服苏联、把世界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之后，上校踌躇满志、心花怒放地坐下来，向桌子对面——最好说战壕对面的听众投去胜利者的目光，以欣赏敌人被消灭后的狼狽相。可是，令他吃惊的是，这位可怜的犹太人并没有被消灭，那无耻的唇边浮着一丝微笑，揶揄地说：

“一个星期，上校？那要穿过辽阔的土地，拿破仑……”

“住嘴！”

那锥子一般的目光里透着恶意与困惑。上校一下拉长了脸。沙米尔后悔不已。但太晚了。（“哎，你这个人哪，沙米，你将自讨苦吃。”妻子达雅吻着他的眼睛说。）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上校抓起校样，翻了一下，立刻满腔怒火地吼道：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这里面每一行都流着毒汁……”

他的目光停在题目上，扫了一眼配的照片，顺口念道：“庄园，封建残余，土匪，”忿忿地评论着：“你敢否认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蛊惑说教？贫民窟和黑人住宅的照片……难道里约热内卢就没有值得一照的、象样点的住宅吗？难道白人都死光了吗？”

“这是关于桑巴舞的报导……”沙米尔试图解释。